

## 停格的畫面

一、

『媽。』背著沈重的書包，我輕輕推開門，順手脫下鞋子，喊了一聲。

「你回來囉？」這時在廚房裡忙著做晚飯的她，總會用一種溫柔的口氣，回答著。

印象中，這幕影像，最後一次停留在我腦海中，是國小六年級。那年我，12 歲。這畫面再次真實的浮現在我眼前，卻是六年之後。那天，是 2005 年 1 月 13 日。我入伍當兵後，從新訓中心結訓，放假回家的那一刻。

※※※

小時候，總是特別任性，成長到了某一個階段，在別人眼中就不能稱作是「任性」，而變成一種「叛逆」。

跟許多家庭一樣，總是有一個慈愛的母親，和一個嚴厲的父親。當然，我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。1  
比較不同的是，我對於嚴厲的父親，從害怕，轉換成

了痛恨。第一次被趕出家門，是國小三年級。原因，荒謬可笑。

當天傍晚，我放學回家，拿出考著二十分的數學考卷給嚴厲的他看。那次考試，是很簡單的加減乘除運用，在考試前明明都演算的很熟練。但卻在看到考卷後，腦袋呈現像那時天空中的景象般，一片慘白。結果就抱著比鴨蛋還幸運一點的分數回家。

「你考的這是什麼成績！」他在我面前嘶吼著，臉上的神情充滿著忿恨，那猙獰的模樣兇狠地讓我不敢直視。

『還不都是你害的。』我開始點燃導火線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他操著台語怒罵著。

『還不都是因為你常用鐵板凳砸我的頭，我才會變笨的！都是因為你！』氣氛的不安讓我慌了，我莫名地產生一股勇氣，直瞪著他，也開始吼著。

「好，很好。」在我以為理直氣壯的贏了這場勝負時，他突然高舉身旁的鐵板凳，直接往我的頭上砸，既快又準，還踹上幾腳，只聽他嘴裡不斷罵著：「養一隻狗都比養你好！」就這樣，我被趕出家門。但，我

又能到哪裡去？流浪？我那時連公車都不會坐。

我在家門口，跪著，哭著。那時我家是和別人租的兩層樓，一樓開雜貨店，二樓則是住家。街道上的人來來去去，我根本瞧不見路人異樣的眼光，因為我的眼睛早已被淚水濕的一片模糊。似乎我的哭聲太過刺耳，我看見他又拿起鐵板凳，像是在趕走一隻在店門口徘徊不去的野狗，無情地將鐵板凳掃到我的身上。

我像條野狗，逃離了那個地方，卻仍在對街騎樓下，一直用渴望的眼神盯著那個家。我只知道，我離不開家；但我更知道，我無法回家。

我躲到隔壁一棟公寓裡，靠著樓梯間的角落，蹲在那疲倦地睡著了。依稀聽到許多腳步聲，是那棟公寓的住戶，我不敢醒來，我怕別人看見我那副搖尾乞憐的悲哀模樣。在那又黑又暗的角落，我又餓，又害怕，幾度想再放聲大哭，卻又忍了下來。因為沒有人會要一個愛哭的小孩。

我度過兩個夜晚，有一次，年紀比我小兩歲的妹妹，帶著營養早餐留下來的麵包，偷偷拿給我吃，我 3  
狼吞虎嚥地啃食著，我還記得，那是個巧克力麵包。

那兩天，我都像賊似地溜回家，但每一次都被他找到，再度被轟了出來。我甚至不懂，為什麼別人家的小孩，可以快快樂樂地上學，放學回家，和父母聊天撒嬌，而我卻得窩在那陰冷不見光的角落裡，回不了家。

我躲在那個角落，不敢再偷偷摸摸地躲回家，對於那種警察捉小偷的遊戲，徹底感到灰心絕望。受不了那種不斷躲藏，不斷被抓到，一次又一次的被趕離那個家，我不敢再嘗試，那是害怕、恐懼、掙扎，與不安。

直到，她帶著一個便當，來到蹲在角落的我面前，輕聲說著：「媽帶你回家，回我們的家。」我再也忍受不了這幾天來的情緒，緊緊抱著她，放聲痛快地大哭一場。

二、

過去的事，隨著時間的沖刷，成了回憶。回憶，不論是痛苦的，或是美好的，都是自我人生的經歷與成長，而那些，都已經是過去了，不是嗎？

在我還不太懂事的時候，父親和母親就常常吵著離婚。某天深夜，從親戚家回家的路上，父親開著車，問著車上的我和妹妹：「你們要跟著你媽，還是跟著我？」我沒有回答，妹妹也沒有回答。縱使我心中不斷喊著：『當然是跟媽媽。』但我明白，不論是跟誰，都不是好結果。那時我只知道，我不想成為單親家庭的孩子。

後來，母親搬出了家，並沒有離婚，但我也很少再看到她。有時，她會回來看看我和妹妹，我很高興，但高興的並非見到她，而是她都會買些糖果和餅乾給我們，甚至還能跟她撒嬌買些玩具。印象裡，那段日子，也模糊了。母親離家，我和妹妹，事先一點都不曉得。

國小五年級，在一次意外中，我的膝蓋被縫衣針刺透，後半截針卡在膝蓋裡，針上的白線，一半連接進肉裡，另一半露在外頭，白色的線，漸漸浸成了鮮紅色。父親急急忙忙地揹著我，奔跑到医院，掛急診，照 X 光，開刀，將針拿出來。然後住院，待了一個星期。

開完刀的那個晚上，麻藥退了，我的腳又麻又癢，像是幾千隻螞蟻在爬著、咬著。我不停地哭鬧，直喊著：『好痛，好痛。』他一整晚陪著我，安慰著我，直到我痛昏睡去。

曾經，也有幾次這樣的情形景像，一次是發燒到近四十度，他也趕忙揩著我，去醫院掛急診，握著我吊著點滴的手，陪我到燒退。又一次是左大腿的肉，在貓空的山上，被蹲在廁所前的一隻野猴子啃去，結結實實的兩塊肉在眼前被掏空，大腿上露出兩個慘白色的窟窿，還有一個很深很深的牙印，紅色的液體從那窟窿裡湧冒出來，我只感到一陣冰涼，低頭看，我的大腿佈滿著一片血紅。是他用一條毛巾緊包著我的腿，開著車，衝到山下的一間醫院急救。

那麼，我又何必怨他？恨他？當他一切對我示好的行為舉止，被我直覺的認為是種彌補，彌補他在我身上留下的無數瘀青傷痕，彌補他未曾讓我感受到的父愛。當這一切被我視為虧欠的彌補，那麼我又為何不能怨他？恨他？



※※※

我躺在醫院的病床上，沒有電視、沒有音樂、沒有雜誌、沒有書本。無聊到累了，閉上眼就睡；清醒了，睜開眼，唯一能做的事還是睡。早上，躺在二樓的病床上，隔著窗，我看見熟識的同學們邊聊著天，邊嘻鬧著上學。我拍打著窗戶，好想呼喚他們的名字，好想跟他們一同上學，我不想一直悶在這病房裡。

傍晚放學時，一群群穿著制服，揹著書包，像一個個小軍團，在窗外那條大馬路上行進著，他們的叫罵聲，吆喝聲，充滿著那個年紀的活潑好動。我有多麼想加入他們的隊伍中，卻又那麼地無能為力。

他晚上都會來看看我，那張臉，仍是嚴肅而沉默。我害怕面對，甚至不想面對。他也總是靜靜地，坐在病床旁，我們之間沒有任何言語的溝通，直到夜色更暗了，他才起身，交待著：「早點睡吧。」然後慢慢走出那牢籠似的病房，關上了門。

在我住院後的第四天，她帶著早餐，來看我。

「你為什麼那麼不小心？有沒有怎樣？還痛不痛？」

『好很多了，前天夜裡還痛到睡不著，現在好多  
了。』

她將早點放在病床旁的桌上，那是兩片土司夾著  
草莓醬，和一瓶牛奶。

「吃點早餐吧，媽幫你做的，媽能做的也只有這  
樣了！」

『媽。』我拉著她要離去的手，『媽，回來和我們  
一起住好不好？』

她搖搖頭，鬆開我的手，「傻孩子，你年紀還小，  
你不懂的。」

然後她叮嚀著我早點休息，我的視線，隨著她的  
身影，慢慢地走出那充滿藥味的病房，關上了門。

一個星期後，我出院了，開始上學的那一天，由  
於膝蓋開刀的原因，走起路來特別吃力，每踏出一步，  
左腳膝蓋就抽痛一下，變得一跛一跛地。

「哈哈，跛腳！跛腳！上樓梯。跛腳！跛腳！  
來上學。」

當我辛苦地爬著樓梯，往教室時，身旁的同學們，  
圍繞著我，像是在看什麼新奇古怪的動物，嘲弄著，



狂笑著。我永遠都忘不了那幅景象，被那些野孩子嘲笑戲弄時，他們嘴裡喊著：「跛腳，來追我啊！跛腳，來啊，來啊。」

在我的眼裡早就充滿了淚水，卻不甘心流下，不甘心讓他們更加得意，更不甘心因此再被貼上一個懦弱的標籤。有幾個好心的同學，看著我被欺負，過來扶著我，「你還好吧？要不要幫忙？」

倔強的我卻不領情，大力地甩開他們伸出友情的手，還吼著：『走開啦，我才不稀罕你們的假好心。』我知道這句話傷了他們的心；更知道，這句話，讓我自己傷的更深，更深。

三、

那一天，許多親戚都到家裡來，父親神情慎重地凝視著桌面，母親也來了。

「一句話，離婚協議書，你簽還是不簽？」母親對著他用一種堅定的語氣說著。

「簽什麼？難道妳就不管孩子了嗎？」父親開了口，和他的表情一樣沉重。

「我就是爲了孩子，才會甘願受那麼多的苦，我這麼做，得到什麼了？我有活得比較快樂嗎？自從嫁給你，我日子過得有多痛苦，你知道嗎？還不是念在孩子年紀還小，以後的路還很長，還不都是爲了他們……」母親聲淚俱下，一句句像是在控訴著，我所不知道的往事。

「妳說的對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妳的辛苦，但是我只知道，那兩個孩子，不想要失去一個媽媽，妳說我不知道，那妳又知道？孩子們多少次哭著，喊著，吵著要你這個媽媽？」

我和妹妹，躲在房間裡，聽著父親的激動，母親的落淚。從辯論似的爭執，到說不出話的沉默。那些親戚們，一句話也沒插入，和靠著房門的我一樣，有多少的話想說，想出來說些什麼，但卻又那麼地無能爲力，那麼地力不從心。徬徨裡，我看見了妹妹的眼睛，透露著那唯一的希望。那是挽回從前我們一家四口，聚在一起，至少表面上和諧歡樂的希望。

從前，母親偶爾會在夜深人靜時，跑到我和妹妹<sup>10</sup>的床前哭泣，向我們訴說著她的不幸。從嫁給父親開

始，做牛做馬，洗衣煮飯，照顧這個家，費盡了心力，流逝了青春。換來的卻還是父親那張冷默的臉孔，嚴肅的面容。母親怪父親不體貼她，更不懂得照顧妻小。父親的朋友兄弟常常向父親借錢，父親總是義不容辭，等到對方積欠多時不還，才將脾氣發在母親和我們身上。而母親連向他討個菜錢，都得看他的臉色。

母親甚至肚裡懷著我時，去找一個和父親借錢的朋友討債，不但錢沒要到，還被重重地踹了一腳在肚子上。事後父親居然只罵母親多管閒事，還跟對方道歉，而沒細心地照顧母親的身體。雖然這些母親的訴苦，我和妹妹都當作故事般，因為重覆聽了太多太多次，這些抱怨。但在我們的記憶裡，對父親的怨與恨，也有一部份是母親加上去的。

我緊緊握著妹妹的手，她的手，微微顫抖著，似乎也明白將要失去什麼。她那雙看著我，渴望的眼神，像是那時我被趕出家，渴望回家的眼神。深切渴望著，而又急切地憂慮。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再也無法控制我的身體， 11  
打開門，去面對。我們都不由自主地衝到母親面前，

跪著，哭著。我抱著她的腳，迫切地哭喊著。『媽，妳回來好不好？回來好不好？我們都好想妳，媽……』，妹妹不曉得該如何開口，跪在一旁，也跟著我哭，嘴裡不斷叫著：「媽……」。

※※※

上了國中之後，我與家人的交集幾乎中斷。整整三年，除了要學費，從未和他說過話。母親回家後，這個家，也回到以前那表面上的和諧歡樂。至少，晚上看著電視綜藝節目，還聽得到笑聲。

他們一點都不瞭解我的學校生活，更不瞭解我，我一直這麼認為。但我卻也不知道，我一點也不瞭解他們，就如同他們從未瞭解我一樣。國三那年，離聯考越來越近。

他只丟下一句話：「如果考不上公立的，那你也就不用讀了。」

而母親總是鼓勵著我：「你就認真去考，就算真的考不上公立的，媽媽也會想辦法出錢讓你讀下去。」 12

在生活中，他們就是扮演著那樣的角色，一個扮

黑臉，一個扮白臉，似乎世上的每一件事都有正有負，有好有壞，有對有錯，有悲觀有樂觀。我想著，是不是壞人的出現，是因為有太多的好人，悲觀者的出現，是因為有太多的樂觀者；相反地，熱愛生命的人出現，是因為有太多不愛惜生命的人，而戲劇、音樂、文字的創作誕生，是因為有太多喜歡愛好的人。這推論，太牽強，太難懂，所以我不再想下去。

之後，聯考結束，在那昏昏沉沉的夏天。我的腦袋昏昏沉沉，成績，也昏昏沉沉。在朋友的陪同下去登記分發，我的成績，是在公立與私立的邊緣，並不是高中或五專，而是高職。因為高中和五專，我連去都沒去，我知道，那遙不可及。

按照成績排隊等候的過程裡，我看著一所所公立學校的名額紙張，一張張被撕下。我的心，也一次次被撕裂，那種打擊重重地搥著我一顆害怕不安的心臟。擊痛了，也擊碎了，我的意識，像是在夏日地面上的水，瞬間被蒸發，被強迫消失。

我打了通電話回家。

『喂。媽，是我。』

「怎麼了？不是在登記分發嗎？」她聽出了我電話裡的無力感。

『媽，如果說，我上不了公立學校，只能讀私立學校的話……』我突然感到，我沒有勇氣說下去。

「那媽媽一定會想辦法籌錢給你去讀，媽媽再怎麼辛苦，去外面多接些工作，多賺些錢，就算跟別人借，也要供你讀書。」她很堅定地說著，我彷彿聞到她流過臉頰，淚水鹹鹹的味道。

『我知道了，現在還沒登記完，還有一點機會，我要進去了。』我感到一陣鼻酸，但電話亭旁還有朋友在，我硬是強行忍了下來。

「你別想這麼多，媽媽一定挺你，你老爸那邊，我來講就好，你放心就好……」我掛上電話，不敢再聽下去，因為我害怕淚水奪眶而出的滋味。

四、

後來，我放棄了。那時登記上的，是一所私立學校，在木柵。

我準備好各項資料，到了學校門口，口袋裡裝著



滿滿那天價似的學費，是母親籌來的。入學手續辦到一半，我突然大聲地說一聲：『對不起。』拿回桌上的資料，也將正從口袋掏出的學費，塞了回去。

在我的生命中，有過許多的抉擇，抉擇和選擇最大的不同是，選擇是多樣的，抉擇卻只有兩種——要與不要。我放棄了這所私立學校，是我的抉擇，但一個國中畢業生，能做什麼？靠什麼在社會上混口飯吃？

「你一定會後悔的。」我的朋友總是這麼訓誡我。但我倔強固執著，我的想法是：既然是我自己決定要走的路，那我也絕不會有後悔兩字的出現。即使，我所做的決定，在別人的眼中，是最傻的，是最不該的，是最錯誤的。這時的我，十六歲，在面對要與不要的抉擇時，也猶豫過，掙扎過。當我想起母親電話那頭，頻頻鼓勵著，叫我別擔心，別去想家裡的經濟環境，別去考慮那個人的反應。

可是，我怎能不擔心？怎能不猶豫？尤其是當他知道我登記上那所私立學校時，那冷漠的臉孔，只拋  
15  
下一句話：「要讀你自己去想辦法，我沒錢讓你讀。」

手中緊握的學費，是母親和他爭執後，不顧面子地向親戚朋友借錢籌來的，也是母親窩在那又悶又熱的成衣廠，揮灑著汗水賺來的辛苦錢。我怎能不掙扎？

所以，我放棄了。小時候，我任性，長大了，一樣任性；或許更應該說，十分叛逆。其他人遭遇類似的情節，最後應該都變得更加努力向上，奮發圖強，才不會辜負了家人的期望與付出。然後，憑著不服輸的意志力，和堅定回報的毅力，出人頭地。但我不是。

有許多人的確因此更珍惜身邊的事物，也更懂得把握時光，和創造生命的精彩。我沒有多高的學歷，也沒有特殊的才能，更沒有崇高的道德節操。我只是，有一雙在渴求著什麼似的眼神，一輩子都在渴望著什麼似的一個人。很平凡，很平凡，一個普通的人。

※※※

回到家中，我將學費還給母親，還很高興的和她說：『媽，我決定不讀了。』我以為我的決定是對的，我的想法是對的。但在她的眼中，我錯了，而且錯的 16 一踏糊塗。她一聽完，當場落淚，轉過身急忙忙地衝

到房間裡，拿出教訓孩子用的竹掃帚，就往我的身上抽打。

「你還敢說？你竟然說不想讀就不讀了？」她拉著我，到神明廳那擺放著列祖列宗的牌位前。

「你給我跪下。你這樣做對不對得起這些祖先？對不對得起我這個做媽媽的？我辛辛苦苦地賺錢，四處借錢，就是爲了讓你讀完書，做個有用的人，我自己吞忍了多少眼淚，多少心酸，你說一句話，就不讀了？」她不停地抽打著我，一下一下，我感到疼痛，但我不敢哭出聲，我知道，打在我身上一下，她的心就痛一次。

『媽，別打了啦，媽……』我不忍看她這樣的痛苦，鼓起勇氣喊著，『我不想讀，也是爲了不想讓你辛苦，我去工作，去賺錢，妳也就不用爲了我的學費再奔忙，我也不想這樣啊，這只是剛入學的學費，那下個學期呢？下下個學期呢？以後呢？媽……難道我這樣決定，我就很快樂嗎？』

她手上的竹掃帚停止了動作，滑過她的掌心，落 17 在地上。我看見她的眼神，像妹妹，透露著無助，那

種不知所措的震驚與茫然。我和母親還是有相似的地方，我們都活在渴望裡。她年輕時也曾有過幸福而單純的新娘子夢想，她也渴望著一段幸福的婚姻。到老了，她更渴望著兒子能夠長大成人，能夠功成名就。殷殷期盼著，卻又感到無比的失落。

離開學校生活的那一年，我國中畢業。我應徵了牛排館，加油站，便利超商，著實過了一段荒唐又叛逆的生活。每天下了班，就是累倒在床上，醒了，就是準備上班。休假，就是和同事朋友們，大刺刺地飆車，掠過一個個又深又靜的黑夜，玩瘋了，再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，回家。

沒有一樣工作，讓我定性。開始工作，有了薪水，還記得用生平第一份薪水，自己買了一條牛仔褲的感動。我有了些錢，對工作感到厭煩了，就逃離。離開學校生活，我像是一匹脫了韁的野馬，一直在找著工作，一直在換著工作，也一直在逃離著工作，奔向我想要的自由。

一年很快地過去了，我試著重考。一樣夏天，18  
一樣的炙熱，但我的心情，卻完全不同，那是害怕再

一次絕望的心情。話雖如此，但我壓根兒就沒有準備，看書，也是進了考場後，拿著考場外補習班發的精華講義，臨陣磨槍地猛讀。

結果，僥倖地以吊車尾的成績，考上了一所公立高職。但只讀了半個學期，過慣外面自由生活的我，不願被束縛住，又逃離了那個學校。因為在那，我學不到我想學的，得不到我想要的。更荒謬的是，我卻不知道自己想學什麼，想要什麼。這是我又一次的抉擇，同樣出人意料之外的一個決定。

在凌晨的三重街頭，我獨自一人過著十七歲的生日。我抬頭看見了天空，突然間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沒有。我的人生，就像那片星空，有著無數的星星，一明一滅。經歷著高低起伏，經歷著茫然無知，種種我所不瞭解的未來，在經歷著。一股想哭的衝動，在胸口蔓延開來，如針刺，襲入心中，隨之擴散。

五、

因為第二次的抉擇，和母親再度鬧翻。這一次，<sup>19</sup> 她不再打我，罵我，只淡淡地說著：「由你去吧，隨你

想做什麼，就做吧，我再也沒有力氣管你了，也管不動了。」但她又怎麼知道，當我在難以重新適應學校生活的時候，多麼渴望家人伸手推我一把。當我在工作上班到待不下去時，多麼渴望不再飽受老闆的無情苛責。當我在每一個又深又黑的夜裡，多麼渴望一個給我鼓勵的溫暖擁抱。

或許我只是任性的想要，不停地要，毫無知足地要。偏偏，就是什麼都失去，一點機會都沒有。和家人的關係，也開始起了變化，從決裂，到徹底崩潰。

那天晚上，家裡起了一陣風波。我在我家樓下，遠遠地就聽到了，妹妹的哀叫求饒聲。我進門，只看到父親又打又踹，對於一個女孩子，仍是毫不留情的毒打。妹妹整個人蜷曲在角落，滿臉的鼻涕淚水，直喊著：「下次不敢了，不敢了……」

我聽著父親的怒罵聲，漸漸拼湊起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。那時，她國中三年級，班上有一個看起來就很惹人厭的男孩，妹妹在朋友的慫恿下，一群女生，在放學的時候，圍住那個男孩，開始又打又罵。有人<sup>20</sup>踹了好幾腳，有人朝他吐口水，有人對著他罵祖宗十



八代，而我妹妹，則是動手賞了他一巴掌。

事情隨著男孩回家，家長一怒告到學校，整個校園頓時繪聲繪影，穿鑿附會。說的有多麼殘暴不堪，多麼不可理喻。父親從學校開完會回家，就開始了對妹妹的拷問毒打。我進到房間裡，不忍去聽，也不忍去看。

耳邊不停傳來那一聲聲淒厲的哀嚎聲，切割著我的心。那樣的無助，那樣的驚慌，那樣的像是在哀求著我。我又能做什麼？難道，在我渴望家人伸出手幫我一把的同時，我竟也無力伸出手去做些什麼？那這樣的我又憑什麼要求家人對我付出什麼？

我來不及多想些什麼，和當初打開門去面對，面對一個我未知，卻又是唯一希望的機會。拉開門，一見到父親和妹妹，我對著他吼著：『夠了！難道你從前打我打得還不夠嗎？你非得要她變成第二個我嗎？』我握緊著拳頭，身體微微顫抖著，那是一種激動，像是在挑戰著長久以來都無法解開的結。

他轉過身，那雙眼睛，佈滿著血絲，一股無處發洩的怒意，直瞪著我。

「你也好不到哪裡去！書不讀，工作不做，整天等吃飯，等睡覺，你還能做什麼？廢人！沒用的廢人！」他用力地將我推向牆壁，狠狠地掐緊我的脖子，不斷喊著：「養你有什麼用？養你有什麼用！」

我試圖推開那充滿恨意的手，我快不能呼吸，說不出半句話。從前呵護著我，安慰著我的母親，卻沒有幫我，反而在一旁諷刺地說著：「白養了，兩個都白養了……」

我剎那間感到萬念俱灰，他們將所有對我的不滿，忿恨，全都一口氣在這個時候發洩了出來，那我呢？我對他們也有著無法化解的抱怨與憤怒，甚至還曾經拿著戶口名簿去查，到底我是不是他們的親生兒子。每天的短暫接觸，都像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，只要開口，就是爭吵。從國中開始，到這時，四、五年的時間，我從未叫過他一聲。那是我不平，也不甘願的恨。

我握緊的拳頭多麼想往他臉上落下，但那些他曾經在我生病時，發生意外時，揹著我，抱著我去醫院 22 掛急診的畫面，在我眼前瞬間浮現。我辦不到，畢竟，

他還是生我，養我的親人。我用盡最後一絲力氣，仍然嘶吼著：『讓我死啊！死了也比當你們的兒子好！』

他聽見了，鬆開手，我這才得以喘幾口氣。其實，我和父親也有相似的地方。我們都有著倔強的脾氣，不僅倔強，還很固執，甚至不服輸。也是這樣的個性，使得我們都從未給對方好臉色過，那變成是一種悲哀。

喘息中，他指著我，吼著：「像你這樣子，你對得起林家的列祖列宗嗎？」他的眼睛，快噴出火似的，一揚手，重重地在我的臉上留下一個掌印。

『我也不屑當你們林家的子孫！』我毫不退縮地瞪著他，眼淚劃過火燙的臉頰，失去知覺似的，他又一連賞了我幾個耳光，我依然怒視著他。

他滿露青筋的臉上，泛起一絲絲地恨意，那是種悔恨。我看到，那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，看到他流下傷心父親的眼淚。他不再說些什麼，一切就像是暴風雨過後的凌亂，和令人不安的寂靜。那是這個家的徹底崩潰，不僅是我對於父親，連對於母親也是。

我像是隻掙開身上重重枷鎖的鳥兒，衝出牢籠，23  
得到解脫。但解脫之後才發現，天空是那麼的遼闊寬

大，我又該何去何從？我應該感到快樂才對，但爲什麼快樂不起來？

我開始懂了。即使這個家，已經殘敗不堪，甚至極端醜惡。卻還是我，唯一的家。這樣的狀態，猶如夢魘，總在睡夢中朦朧瞧見。

父親正咬牙切齒地吼著：「滾！給我滾出去！我們家沒你這種小孩！」

在一旁的母親，也和他同一個鼻孔出氣，冷嘲熱諷地說著：「早知生下你，是來累死我們的，當初就丟到路邊水溝裡，現在也不用活活受罪！」

連和我相依爲命的妹妹，都嘟起嘴，不屑地叫著：「我才沒有你這種哥哥！」

頓時間，我像是眾叛親離，無依無靠。一身冷汗地驚醒，現實與夢境，相似地讓我無法承受。這一切的再度改變，卻是從母親病倒開始，讓我重新去審視，那血裡帶來的，感情。

六、

24

疲憊，空盪在陰冷濕暗尾隨著的身子裡。路旁景

像偶爾閃過的事物，是在乎前進與停留的剎那念頭。改變，穿梭在殘酷現實折磨著的日子裡。腦海盤旋偶爾掠過的問題，是選擇要與不要的唯一想法。

自從那次和家裡鬧翻，似乎整個家都變了，卻又像是一切不曾發生。變了的是家裡的氣氛，似乎變得凝重，連空氣都會壓得人喘不過氣。不變的，是我和家人的冷漠，和往常一般，不曾打過招呼，不曾同桌吃飯。

那個家，像是沒有我這麼一個人，我每天都關在房間裡，也很少出現在他們面前。我也忘了我是怎麼渡過那段可怕的生活。

有時從房門外傳來他們的談話聲，都讓我覺得虛偽刺耳。或許整件事對他們來說像是一場惡夢而已，又或許對他們而言，他們還有他們的生活要面對。但對我來說，那不僅是一場夢魘，更像是殘酷的現實。

我還是逃離不開那個家，我只能寄居在那個或許是只有我憎恨的家。我無處可去。吃飯怎麼辦？我不想面對著他們嘲笑的臉孔，像是在說著：「還敢出來吃 25 飯？不是不要這個家了嗎？還知道餓？」

那段日子，我三、五天才吃一頓，不是吃泡麵，就是在半夜溜出房門，吃著他們的剩菜剩飯。或許很愚蠢，像是我一個人無謂的抗爭。但我仍是這麼地持續下去過日子，和他們劃清界限，守在只有我一個人的房間裡。連上廁所，都是忍到半夜才去。

我為什麼這麼堅持？那麼地固執？那麼地任性？真的，真的不知道。連我在堅持什麼？固執什麼？任性什麼？我都不知道。也許，我堅持著已經不屬於那個家。也許，我固執的認為我不需要他們。也許，我任性的以為，我得到真正的自由。

但我卻逃離不開那個家，卻依然看見他們也同樣憎恨我的眼神，卻從未感受到自由的喜悅。反而，更加被緊緊地束縛住，而且還是被自己給關了起來，長達近半年。

這樣的日子，一直到另一件事情的發生，開始有了變化。那件事，就是我的母親，得了癌症。那一天，他，我的父親，從國中開始我就從未叫過他一聲，他竟然主動地開口跟我說了那麼一句話：「你能不能去醫院照顧你媽？我還得工作，晚上才有空，妹妹還小，



還要讀書，你白天能不能去陪陪她？」

他第一次主動開口跟我說話，還塞了兩仟元在我手上。這也是第一次他不再以憎恨的眼光看我，那一瞬間，我才感到之前的行爲，就像小孩子鬧彆扭一般愚蠢。所有的不愉快，也像彼此都默默地達成共識，不再計較了。

他沒有再多說些什麼，他和我，都有著同樣的固執。關上房門，我獨自在房間裡，又回想起曾經在醫院裡，他和母親照顧我的回憶。我去了醫院，母親躺在病床上，剛動完手術，進入做化學治療的階段。她瘦了許多，頭髮也變得窸窣零落，手臂上插著點滴的針管，慢慢流進她體內的，不僅會殺死殘留的癌細胞，也同時會破壞自身免疫系統及其它細胞的化學藥劑。

化學治療像一把雙面刃，或許可以讓人有延命存活的機會，卻也要面臨它副作用的考驗。生命，在病魔眼前，是如此的脆弱不堪。她的臉色十分蒼白，旁邊地上還擺著一個臉盆，裡面都是她的嘔吐物。身旁有一個透明小袋子，上面接著一根透明管，連到她手術完的位置。血水膿液，從那管子滑進小袋子裡。

病房裡充斥著一股濃濃的藥水味，和嘔吐物混合的味道。她看見我來了，也沒說什麼，眼睛直直地望著天花板。我也望著窗外，在這病房裡，不僅面對父親是那麼的無話可說。連面對母親，我們之間也都找不到開口的理由。

沉默裡，我一直再猜想著，她那毫無表情的憔悴臉頰中，透露著什麼樣的思緒？是傷心？還是遺憾？或是後悔？我可能想太多了。就算她傷心遺憾，甚至後悔，都應該不會是因為我。

在所有人眼中，我只不過是個叛逆又任性的小孩。一個不願承認現實並接受面對的小孩。就像他們說的，總是不會想，長大了也不會想，頭腦始終無法開竅。到了黃昏，護士進來要幫她清潔換藥，看見我，笑著說：「來照顧你媽媽嗎？化療會很辛苦，家人的鼓勵和支持，是很重要的喔。」

簾幕拉了起來，我還在想著護士剛說的話。家人的鼓勵和支持？我不是也渴望著家人的鼓勵和支持嗎？那為什麼渴望如此的我，卻又變成現在這個樣子，連面對家人都是充滿著尷尬。這樣的生活是誰造

成的？他們嗎？我嗎？我總是任性的認為，是他們不懂我的想法。他們也總是固執的相信，是我的想法有問題，他們並沒有錯。

這樣的惡性循環不斷重覆。一切不過就只是個選擇，他們選擇要不要退讓一步，而我選擇要不要接受，接受自己的心，曾經不顧任何人而封閉，要不要重新開啓。就這麼簡單，但越簡單的選擇題反而越難決定。

躺在病床上的她，在護士走了之後，我聽見她說了那麼一句話：「我還要不要選擇繼續活著？活著……好苦。」我看見她眼角滑落的淚水。我相信，她也看見了我，流下的眼淚。

都是贖罪的眼淚。

※※※

她出院之後，頭髮已經掉光，每天夜裡總會難過的嘔吐。化學治療也並非是一次做完，而是分成好幾次，一次次都得忍受那種折磨與痛苦。曾經做過一個夢，夢裡媽媽牽著我的手，在一棟高樓上。她望著我，<sup>29</sup>手掌撫摸著我的臉，彷彿還感受得到她掌心傳達過來

的溫度。也是一樣像在演默劇。

整個畫面沒有聲音，她向我揮了揮手，然後從高樓墜下。我醒了，我居然真的害怕起來，害怕失去，失去我的母親。後來，化療結束了，她也開始繼續重新面對生活。所有的風波彷彿這麼地休止，不再侵襲。

我並不知道，她一路走來，對人生是怎麼面對，也不知道，我在這段時間，是否給她什麼影響。有時，在我們的生命中，任何一個人，偶然在我們的人生中逗留了一下，留下足跡，又離開，成了過客。這些過客帶來的影響，我們自己都無法預料，連過客也不知道。

或許，在我的生命中，母親是一個過客，家人也是，在我成長的過程中，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影響力。相對於母親，我也只是在她生命中的一個過客。

我還記得，入伍那天，我第一次一個人坐長途火車，從台北到高雄。當她說要買月台票陪著我時，我一口拒絕。因為我害怕那畫面，我禁不起那麼沉重的感觸。那種送行般的情景，我無法負荷。

當我看見別人的母親送他的孩子上火車時，我一

點都不孤單。這樣就夠了。從不肯接受任何人關心的我，這樣就夠了。太多，我反而不能承受。

新訓中心第三週放假，她從台北下來看我。我在隊伍中唱著軍歌，一路迎向旁觀的許多家長。我的目光不敢在人群中搜尋，我害怕見到那一個充滿關切的神情。在她的身邊，吃著她為我準備燉好的豬心和雞湯。深藏已久脆弱的堅強表面，全部瓦解，崩潰的眼淚盡數落在雞湯裡面。

「在媽媽旁邊，哭沒關係，媽媽離開了，就不能哭給別人看到，知道嗎？」我一直記得，也永遠都記得。

2004年1月13日。我入伍當兵後，從新訓中心結訓，放假回家的那一刻。我頂著小平頭，望向那道熟悉的鐵門，緩緩打開，踏了進去。第一眼，我看到了她，她坐在沙發上，我像是想說些什麼，卻哽咽在喉嚨裡。

「回家了，就忘了怎麼叫了嗎？」

我笑了，用力地喊著：「我回來了，媽！」

我又看見了，小學時，同樣的笑容，母親的笑容。

這一幕，停格的畫面，留駐在我的生命中，好久，  
好久。

七、

在這世界裡，每個人，都像是一個點，每個點所走過的軌跡，變成一條條看似錯綜複雜，卻又那麼單純唯一的線。這些人，這些點，所劃下的線，從開始起步，不管是彎彎曲曲，還是平順直行，都不是永無止盡的。

總會在自己不確定的某個地方停下，然後，線就這麼斷了。但是如果回頭看看自己所劃下的線，會發現，原來這條線，曾經和許許多多無數的線這麼地交集密佈著。

那條線，我們稱之為「人生」。

六月十一日，星期五。

「一點東方甲乙木，子孫代代有福緣。」

『有哦！』

「二點南方丙丁火，子孫代代發家火。」

『有哦！』



「三點西方庚辛金，子孫代代發萬金。」

『有哦！』

「四點北方壬癸水，子孫代代大富貴。」

『有哦！』

「五點中央戊己土，子孫壽元如彭祖。」

『有哦！』

那天，我永遠忘不了。

我跪在老媽的棺材前，像是個失去自主的軀殼，旁邊的人叫我做什麼，叫我喊什麼，我就依照他們的指示去做。我完全忘了我的腦袋裡在想著什麼，也許我根本什麼也來不及去想，一切就在這麼緊湊又充滿著悲傷的告別式上進行著。

我一直以為自己已經可以用一種看透所謂生老病死的心態，就像那些從事殯葬的業者，不再帶著任何的感情去面對與承受。我在開始前一直回想，如果老媽還在我的身邊，她一定會拍著我的肩膀，然後跟我說：「在媽媽身邊，哭沒關係，等到媽媽如果走了，就不能哭給別人看哦。」所以我自以為很堅強的，可以 33 在這最後做給老媽看到，讓她不會再擔心。我是這麼

一直告訴自己的。

老媽，對不起。

我還是控制不了我的眼淚。從開始沒多久，我跟隨著禮儀人員去領回大體的那一刻起。我的腦袋裡什麼都想不到，也什麼都想不了。就連我看見的一切都變得灰濛濛的，我甚至連去擦拭鼻水淚水的動作都做不到了。像是一個沒有自主的軀殼，只聽得見旁邊的人要我做什麼，要我喊什麼，接著我就跟著做，跟著喊。只知道我的眼淚不停地落下，不停地落下，最後連去擦拭的力氣都沒有。

老媽，那時候的妳一定在旁邊對著我生氣吧。

「不是說了嘛，媽媽不在的時候，就要更堅強點。」  
老媽一定會用這種口氣跟我說著。

我知道，可是老媽，妳一定也明白我根本就沒那麼堅強，爲什麼一定要自欺欺人？爲什麼明明最瞭解自己兒子個性的老媽，卻說著這種自欺欺人的話。所以我還是大哭一場，尤其是跪在老媽棺材前，我哭到全身顫抖著，抽搐著，像是快把胃啊腸啊，全都一口氣哭出來似的。

老媽，對不起。我真的承受不了。

當聽著司儀用一種怪腔怪調在唸著祭文時，平常的我，應該是要忍住不讓自己笑出來，就像從事葬儀業很久的人員，所面對的是和自己人生的線毫無牽扯糾纏，那種不需要，也不會有什麼感情在裡面的旁觀心態一樣。

但是，我笑不出來。在這個老媽的告別式上。

老媽走了之後那段日子，到現在。只要談到老媽，我就會設法讓自己一直不斷笑著，不停地笑著。

「爲什麼突然笑了起來？」朋友問我。

『不笑的話，我會哭出來。』我回答著。

這是我在朋友面前所能做到，偽裝自己是堅強的最後防線。但是在老媽面前，我根本什麼都做不到，連假裝要微笑著祝福老媽一路好走都做不到。

當老媽知道自己第二次又得到癌症，不但復發還轉移到其它地方去的時候，那時我常常熬夜在房間用電腦上網。老媽總是在半夜上廁所回房間前，敲著我的房門，叫我不要熬夜，身體健康最重要，但我也總 35 是把這些話當成老媽的碎碎念。

「媽媽現在還能照顧你，到時媽媽如果走了，看你要怎麼辦。」是啊，老媽，我現在真的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「你哦，媽媽罵你，唸你是爲了你好，有一天媽媽不在了，沒人唸你罵你，你才會知道媽媽的重要。」是啊，老媽，就算我都知道了，卻再也聽不到妳罵我一聲，唸我一句。

每個人都絕對聽過「不要等到失去才後悔」這種話。但是有些人就是這麼鐵齒，或者說人性就是如此。不管聽過多少道理，見過多少例子，甚至周遭親朋好友遇過類似情況，只要自己還沒碰到「失去」，就永遠不會體認到「後悔」的沉重。很多事情，沒有親身去體驗過，都不會特別的感受。

老媽，對不起。

即使我現在後悔著：「早知道爲妳多做些什麼」、「來不及爲妳做些什麼」，這些種種的來不及與早知道，都只是像在諷刺自己，譏笑自己的愚蠢懦弱。

每個人，所劃下那每條屬於自己的線，不管是彎 36  
彎曲曲，或是平順直行。那條線，那人生，從一開始

就都是一直在向前走。不會有任何倒退重來的機會，只有不停地往前，往前，最後在某個地方停下。所以也根本不應該有什麼「早知道」或「來不及」，因為這些都沒有任何意義，頂多只能算是用來安慰自己的一種方式。

因為人都是利己的動物。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往往都會只留住快樂的回憶，而漸漸將悲傷的事情遺忘，因為日子還是要過下去。也因為人都是利己的動物，所以才會用「來不及」與「早知道」安慰自己。只有這樣說服自己，才能讓自己有一個藉口，產生自責，產生情緒的出口。發洩完之後，日子還是要過下去。

是啊，日子還是要過下去。

即使我和老媽一起生活二十幾年，然後老媽什麼也來不及說，就這樣走了。老媽什麼也沒留下，唯一留下來的，只有我到現在從沒停過的後悔。